



周口晚报

编辑/郭怡晨 E-mail/zkwbgyc@sina.com

新桥600龄古柏见证明代移民史

□晚报记者 金月全 杜欣 马治卫/文 朱海龙/图

一脚踏两省，鸡鸣闻三县

新桥得名，在民间有一段传说。相传，流经新桥镇的泥河上原建有一座木桥，名称无考。明弘治年间(1488~1505年)，居于泥河南岸、拥有良田双千顷(20万亩)的王家，与居于泥河北岸、拥有良田800顷的孙家联姻，为行走方便，在原桥西700米处建了一座新桥，故名。

深秋农忙时节，三川大地到处都是农民朋友深耕细作的身影。与我市接壤的安徽省临泉县，也是这番景象……

为寻访河南、安徽两省的界碑，边界行采访组成员在新桥镇蒋楼村党支部书记蒋敏的带领下，来到该镇最南端的一条河沟旁，这里与安徽省临泉县关庙镇侯营行政村张庄接壤。这条不知名的小小河沟就是安徽、河南两省的边界线。河沟北岸和东岸分别是项城市新桥镇、沈丘县李老庄乡，南岸便是安徽省临泉县关庙镇。

这个农民文化健身广场投资 2600 万元

每当夜幕降临，新桥镇政府附近街道上的农民文化健身广场开始热闹起来。三三两两的村民成群结队地走出家门，有的扯着孩子，有的搀着老人，纷纷向广场走去……

据介绍，2012年，新桥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，花费2600万元，在废弃闲地建设了占地24亩、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，含健身器材、亭子、群众大舞台等集娱乐、健身和休闲于一体的农民文化健身广场。附近村民经常利用群众大舞台定期举行唱戏、放电影等娱乐活动。

现在，农民文化健身广场已成为村民跳舞、健身的欢乐舞台，为这个远离城市的偏僻小镇增添了一道风景。2011年，新桥镇荣获河南省全民健身先进单位

在阳光余辉的掩映下，我们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刚刚翻耕的安徽省的土地上。新桥镇党委书记孟峰显得有点兴奋，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池塘说，界碑就在这里，这里是一脚踏两省，鸡鸣闻三县的地方。

拨开杂草，一块省级界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虽然破旧，却纹丝不动。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边防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。随行的村民蒋振平说，农闲的时候他经常去界碑旁的池塘捞鱼，所以对界碑的位置非常清楚。

途中，我们巧遇了临泉县关庙镇侯营行政村张庄的村民姚保全。今年46岁的姚保全正在自家地里耕作。也许长期在地里干农活，很少出门的缘故，记者主动搭讪，姚保全显得有点紧张。他说，家里种了十四五亩地，今年收成还可以。说完，便不再说话，只顾耕作去了。

位。2012年，新桥镇党委书记孟峰荣获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先进个人。

孟峰说，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村民对健身等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在增加。为此，该镇重视农村文化和健身设施建设，目前已建起一座农民文化健身广场，下一步还将在有条件的村子里，结合相关项目，继续建设农民健身广场，为广大农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。

除农民文化健身广场外，新桥镇李楼行政村文体大院在全市也首屈一指。李楼的文体大院占地面积3亩，篮球场、乒乓球台、单双杠等体育设施(器材)随处可见。提起这个文体大院，李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全志一脸自豪：“当干部就要为村民办实事，俺把(村)文体大院建起来了，也算为老百姓办了件好事！”

600 龄古柏见证明代移民史

在项城市新桥镇曹楼行政村，有棵树龄600多年的古柏。此树高约20米，胸径1米多，需两个成年人方能合抱住。

据该村老人讲，这棵古柏是明朝永乐年间，曹氏祖先从山西洪洞县枣林庄移民时带来栽下的。当时共栽100棵，后因战乱和自然灾害，只幸存此一

棵。该树下有一坟墓，系曹氏移民祖先。

在这棵柏树上，至今留有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特殊年代的痕迹。1958年村里办人民公社食堂以及后来红卫兵破“四旧”，不仅锯掉了树上七八枝主枝，而且毁坏了树下的坟墓和石碑。一位研究明朝历史的专家看了这棵柏树后说：“这是明朝山西移民的铁证据、活化石，可以说在整个河南也不多见。”

近年来，由于上级文物部门不知道有这棵古柏树，大多数村民又不懂得珍惜，在古柏树下开荒种地、燃烧农作物秸秆，严重影响了古柏的生长，导致这棵明代古柏生命岌岌可危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100年以上的树木就被列为古树。这棵柏树树龄600余年，历史悠久，且有特定的历史意义。目前，曹楼村村民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对这棵柏树的身份进行认定，并给予管理和保护，并制作标牌告诉人们古树的价值和那段移民的历史。



第 13 站
项城市新桥镇

新桥镇地处豫东南、皖西北两省边境，沈丘、项城、安徽临泉三县交界处，属省际边缘乡镇。总面积74.5平方公里，辖29个行政村，356个村民小组。人口71283人，耕地77041亩。1958年成立新桥人民公社。1983年4月改为新桥乡。1988年体制改革时，撤乡改建新桥镇。

金鸡冢地名的由来

新桥镇西2.2公里处的虹河岸边，有一古冢，名金鸡冢。此冢为何叫金鸡冢呢？这有一段神奇的传说。

古冢西有一村落，名叫张庄，人们又叫它金鸡冢张庄。从前这村有个财主，家里雇了一个长工，天不明他就喊长工下地干活儿。

有一天半夜刚过，财主就催长工套牲口下地犁地。长工赶着牲口，来到东古冢边财主家地里，犁了好大一会儿地天还不亮，他将牲口停在地头，一袋一袋地吸着闷烟。月光下，他看见从古冢上飞下来一只母鸡，后边跟着鸡娃儿在刚犁过的地里找食吃。长工想，这是谁家的一窝鸡，这么早就下地寻食，也不怕人家偷？长工没管它们，继续犁他的地。天一亮，这群鸡钻进古冢下的一片草棵里不见了。

长工回村，挨家打听这群鸡是谁家的，走遍全村也没打听出来，他心里想：“这群鸡可能是邻村的，不论是哪村的，我天天在这儿干活儿，鸡要是丢了，人家不怀疑我偷的吗？我一定要把它们看管好。”

长工天天起早犁地，这群鸡和他混熟了，每当长工停犁坐下歇息时，这群鸡就围在他身边转。有一天，长工干活儿时，怕牲口踩坏鸡娃儿，想用鞭轻轻地赶它们走，一只鸡娃儿突然倒地，扑腾几下就死了。长工心疼得不得了，拾起鸡娃儿一看，黄澄澄、沉甸甸的，竟是一只金鸡，长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他回到家，卖掉这只金鸡娃儿，置田数十亩，自耕自种，再也不受财主的气了。

财主知道长工犁地拾得金鸡的事后，羡慕得不得了。财主想：“我要是把这群金鸡都逮住，我能再买几十顷地，家业不是更大了吗？”于是，财主学着长工的样子，天不亮就赶着牲口到古冢边去犁地，果然见有只母鸡，领着一群鸡娃儿在这里寻食吃。财主长等短等，那群鸡就是不靠近他。财主急了，掂着鞭向鸡群猛冲过去，撵得鸡群乱飞。财主挥鞭就打，打死了一只鸡娃儿，母鸡见此，扑到财主手上叨了一口，然后带着鸡娃儿飞跑了。财主不顾被鸡叨得疼痛的手，拾起地上的鸡娃儿一看，果然是只金鸡，他心里高兴极了。

财主把这只金鸡卖掉，正准备置买田地，却发现手上被鸡叨的地方越来越疼，已经成了恶性毒疮，疼得他“爹”一声“娘”一声地叫喊，在床上直打滚。这一下可忙坏了财主老婆，三天两头请医调治，花光了卖金鸡得来的银子。

从此，古冢内有金鸡的故事越传越远。因此，人们称此冢为金鸡冢，靠近古冢的张庄，也成了金鸡冢张庄。如今，人们干脆称此村为金鸡冢。



地处边界的项城市新桥镇的新农村建设也有模有样

